

吳泰昌 著

執文軼話

安徽人民出版社



I206.6/26

藝文軼話

吳泰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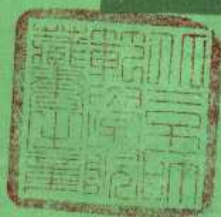


20821817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年·合肥

821817



书名题签：叶圣陶

封面设计：高莽

责任编辑：曾石铃

艺 文 轶 话

吴泰昌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0 印张：11 字数：201,000 插页：4

印数：1—10,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55 定价：0.93元

序

孙 犁

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
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座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

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止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

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象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序.....孙 犁

《怀旧》的雪泥鸿爪.....	1
柳亚子的诗.....	4
再谈柳亚子的诗.....	7
《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	10
沈尹默和新诗.....	12
《扬鞭集》.....	14
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	16
郁达夫的早期代表作《沉沦》.....	19
达夫的自序.....	21
《郁达夫著作编目》补遗.....	23
我国第一份“诗刊”.....	25
“诗人的欢喜”.....	28
徐玉诺与散文诗.....	30
“湖畔”诗人.....	32
业余佳作.....	34
张闻天早年的文学译著.....	36
.....	39
.....胡蝶派.....	42



田汉的散文·····	45
《倪焕之》与侯绍裘·····	47
巴金第一部长篇《灭亡》的问世·····	49
蒋光慈的原名、改名及其它·····	51
郁达夫与太阳社·····	54
蒋光慈与《失业以后》·····	59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61
殷夫的成长说明了什么·····	65
钱杏邨与《二心集》·····	69
且说《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74
叶灵凤与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事集·····	76
当年的《赛金花》·····	78
《女神》的修改本·····	81
活跃的沪版《救亡日报》文艺副刊·····	85
孤岛文坛上的一现昙花·····	92
初版《鲁迅全集》话絮·····	94
关于瞿秋白文学遗著的刊印·····	96
《西行漫画》的流传·····	98
《边鼓集》·····	104
作家的可贵友谊·····	107
一次突然的消失·····	111
李自成在我国文艺上的反映·····	115
《王贵与李香香》诗名的由来·····	118
漫话《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120
《秦牧杂文》·····	123
周总理与第一次文代会·····	125

——读阿英的几则日记

齐燕铭遗札	128
想起“亭子间”.....	132
——忆立波同志	
寸心耿耿红如丹	135
——深切怀念金镜同志	
阿英的最后十年	147
《阿英文集》编后的话	155
《大观园名媛百花诗》	159
黄遵宪与《红楼梦》	161
关于《红楼梦戏曲集》	164
《红楼梦》在日本的新镜头	173
文人赞咏中的民间铁画	175
《晚清小说史》校勘后记	177
“此是人民心底花”.....	179
——读天安门革命诗词	
心铭遗志奋朝夕	183
——读《天安门诗抄》	
热情正直的呼唤	186
——重读郭小川《万里长江横渡》	
大海一滴永不干	188
——读赵朴初《片石集》	
忆“五四”，访叶老.....	193
孙犁是这样回答的	199
“文学是‘人学’”辨.....	209

“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不是“臆造”的规律	213
不要做“后街阿狗的妈妈”	217
独创？模仿？	221
——从闻一多的诗评谈起	
中篇小说创作浅见	225
——在《清明》座谈会上的发言	
读《地泉》序有感	229
漫谈“左联”时期文艺批评的风尚	232
大兴争鸣之风	238
评所谓“大写十三年”	244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陈独秀	254
郭沫若与鲁迅的革命友谊	282
阿英忆“左联”	293
后 记	321

《怀旧》的雪泥鸿爪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不同，是用文言写的，但其讽刺与幽默的风格，却是有迹可寻的。民元前后鲁迅留存下来的作品不多，《怀旧》理应受到重视。

鲁迅生前对这篇处女作好象并不在意。连它的写作日期，也记忆不太确切，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那时恐怕还是在革命之前。”实际上是写于辛亥革命之后。是作者在老家写的一篇习作，最初并不是为发表写的。后来拿出去乃至题名、署名，都是周作人一手包办。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极少提到它也就可以理解了。

周作人一九三六年写了《关于鲁迅》一文，曾经说到《怀旧》的写作和发表情况：“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据周作人日记，是壬子（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周作人将《怀旧》寄上海《小说月报》，十二日小说月报社复函，稿收；廿

八日由信局转来小说月报社稿酬洋五元。但迟至 癸丑（一九一三年）四月《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才刊出。那时鲁迅已由绍兴、南京而北京了。小说月报社将该期刊物寄往绍兴，由此推想鲁迅当时未必能及时阅到。

周作人不仅加了《怀旧》的题名，而且加了周遑的署名。周遑是周作人当时翻译外国小说时所用的名字。周作人自己曾说，“其后翻译小说卖钱，觉得用笔名与真姓名都不大合适，于是又来用半真半假的名氏，这便是《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等的周遑。当初只读半边字，认为遑从卓声，与‘作’当是同音”。由于《怀旧》的署名，鲁迅死后招来过一些麻烦。《天下文章》第五期上，曾有世骥《鲁迅译的红星佚史》一文，认为署名会稽周遑译述的《红星佚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原著）“实为鲁迅先生所译”。林辰一九四四年七月曾撰《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辨之，引周作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所写的一篇序文为证：“我最初所译的小说是哈葛德与安度阑合著的《红星佚史》，一半是受了林译《哈氏丛书》的影响，一半是阑氏著作的影响。”周作人一九四五年所写《遗失的原稿》一文亦有说明：“光绪丙午九月我到东京，住在本乡汤岛的伏见馆内，慢慢动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说《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译成，改名为《红星佚史》，由故蔡谷清君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得价洋二百元。”

《小说月报》编者恽铁樵在收到《怀旧》投稿时，不会知道这个周遑的底细。但他赏识这篇作品，发表时加以推崇，确系难得。编者在小说中有十来处圈点，文末注云：“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悞，灵机，

人所固也，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短钉，无有是处，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编者的赞许偏重于“词章”，是其局限。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怀旧》思想艺术的细致的分析，至今也还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一件事。

一九八〇年七月

柳亚子的诗

柳亚子先生一九五八年病逝后，为了纪念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次年很快出版了《柳亚子诗词选》。今年是亚子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利用一个空隙，我从头到尾地将它看了一遍。我觉得正如郭老所说，柳亚子确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某些诗篇，有着高度的革命历史价值。

作者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写了一组怀念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的诗作，是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很大收获。诗人当年曾将这些诗自编成《左袒集》。单凭那诗集名称，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兴文字狱的年代里，就不可能得到刊印。它与广大读者见面，已是在一九五六年的夏天了。时亚子先生在病中，阿英同志据作者一九四〇年亲笔抄写送他的一本诗稿，整理选注后在《新观察》第十九、二十期上发表了来。《左袒集》中的篇什，多数后来被选入《诗词选》中。

翻阅了几本我国现代文学史，谁也没有说出，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在诗歌中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在福建红四军工作，当时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亚子先生怀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写了一首怀念他的诗。那时，诗人在上海，误听毛泽东同志遭到不

幸，饮痛写下了这首七律：“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作者曾自注：两列宁是指孙中山先生、毛润之同志。他认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两个伟人，但他们又是性质不同的两位伟大的革命家，所以他又用“先生”与“同志”加以鲜明的区分。一九三二年，他写了《怀人三截》，第一首又是写毛泽东同志的：“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毛郎”，诗人自注即“润之”。亚子先生以后还有不少颂扬毛主席的诗。一九五〇年他填的那阙《浣溪沙》，更是传诵一时。但是，我以为，上面引述的那两首，更是难得又难得，因为它们诞生于毛泽东同志成为我们党的领袖之前，而诗中又对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作了高度的评价与热烈的赞称，这在文人的诗作中，大概也是硕果仅存的吧？

诗人对我党早期牺牲了的几位领导人的悼念也是动人的。一九三一年他写了《哭恽代英五首》。一九三〇年作《题张应春女士遗像》一首。张应春是共产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读着这些感情真挚的作品，使人感到，在白色恐怖极其残酷、片纸只字都足以致人死命的日子里，诗人谊重如此，实在令人感奋。

一九三一年，“左联”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写了《新文坛杂咏》十首，用诗的形式对鲁迅、郭沫若、沈雁冰、蒋光赤、叶绍钧、田汉、华汉（阳翰笙）等作家的创作及其对新文学发展的贡献作了评价。例如咏鲁迅的一首：“逐臭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

为汝谋？”咏郭老的一首：“太原公子自无双，戎马经年气未降。甲骨青铜余事耳，惊看造诣敌罗王。”他在《读文艺新闻追悼号感赋》中，对与“左联”五烈士同时牺牲于武汉的作家张采真也表示了悼念之情，足见他的心与革命贴得是多么近。

亚子先生的好诗当然远不止我们信手列举的这些。郭老在《柳亚子诗词选》序文中对他的诗有过全面而又公允的评价，他说：“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他以他的诗词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颂扬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意气风发，声调激扬，中国的文学语言，无论雅言或常语，在他的笔下就象是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可惜，这位老诗人并没有引起研究现代文学人们的重视，他的诗作几乎没有被研究，可以说，是一块沃土，亟待去开拓。

一九七八年八月

再谈柳亚子的诗

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的发言中，谈到柳亚子的诗。他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名符其实的。”他还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和郭沫若同志对柳亚子诗的评价。毛主席称赞柳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郭老曾把柳亚子比作当今的屈原。他说：“把我的诗和亚子先生的次韵比较一下吧。拿诗来说，那真算是小巫见大巫；拿诗中的情趣来说，亚子先生所表现的就比我积极得多了。”郭老一九五八年为《柳亚子诗词选》作序，对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更有剖切的剖析。

对柳亚子诗词作如此高度的评价，是否完全恰当，尽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了柳亚子在我国近、现代诗坛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解放后出版的几部近、现代文学史中，对诗人表示的冷淡却使人为之诧异。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本书对柳亚子的诗作过哪怕是简略的认真的分析介绍，至多在谈到清末民初革命文艺团体南社时，提及他作为盟主的地